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機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  
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族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  
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  
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  
以是險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  
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  
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  
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首元顏亮隕於鹿廐葛王棄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  
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  
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  
及歸觀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  
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  
豈非天乎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

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賴考叔以為失政  
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案莊公為  
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威王弄虢公  
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  
朝拒天子之帥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賴及泉之誓  
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賅  
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  
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  
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

不度德杜云鄭將賈書取郕與方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  
偏曰於是乎有禮度也而度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  
知禮也鄭交惡於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  
諸侯混為一區無後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  
是勞王杜云鄭志在首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  
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六百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  
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

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  
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  
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  
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  
之乾六五變也晉嫁百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  
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  
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  
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鄆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  
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同史曰坤土也巽  
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土者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  
山乎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  
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遠命造師知  
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休侈子太叔曰在復  
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虜敗姬伐齊

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  
蒼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  
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  
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  
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  
劾曰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  
以才庸之才仍見拔擢漸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  
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來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  
為不敬臣請法卓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士臣  
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特士  
大夫自劾者不遇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  
如錄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為司隸職  
存刺舉故如是乎

### 大義感人

義理感人心其究至於決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  
次之間初非有恠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逆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求為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已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  
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  
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  
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眾皆哭曰死生從

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  
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貞使賈  
林說王武俊託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  
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何  
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  
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庭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  
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為藩臣黃巢偽  
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

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岐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  
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  
言動衆心誓同生死及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  
天下制書所下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  
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  
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惺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  
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  
一之外更無佗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  
省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  
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  
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  
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

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二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二十倍於古而田租二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自為主客分云

###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其茂也

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文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漢史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增好童童一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 薛國父長

左傳載魯哀公六年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累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為變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邪祀勝節獨未嘗受大國侵伐  
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  
以為不言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  
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上陷申為破  
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太德子為  
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  
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逸  
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尚禮以日月星辰各占

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  
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  
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  
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  
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  
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十二一蘇秦說齊王之辭  
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鍾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

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  
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十四等語

任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任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  
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  
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優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  
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  
贄鄭餘慶韓臯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人情大  
悅百姓相聚謹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

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  
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以牒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  
時此計若成兵禍歸外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  
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  
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  
速欲盡摺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  
斥從以故不旋踵而身以罪戮後世蓋有吾任文之地  
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為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  
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  
為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為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招釋名笙篴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笙篴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越一解題云漢武依瑟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為笙世以予案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

用之樂本始曉蘇可致神則吳博洽亦不誤也樂元非國名其說充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華樂事亦遺而不書杜子言魯邊調瑟二十五絃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上帝胡服作樂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養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

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  
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繞  
焉擗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  
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惟中望見焉登  
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遺朕上而大通焉河東迎  
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故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獲若石云丁陳倉此外如所謂又陳氏有言老父則

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  
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  
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  
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  
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  
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

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  
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宋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  
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烜乎晝月  
烜乎夜燈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  
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安意莊子之旨謂人心  
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  
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  
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  
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貞宰存焉隨其成  
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  
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  
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  
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  
家推說其意少榮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  
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後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大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適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適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  
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  
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  
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櫓白金  
至五艦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  
必可力買既至越起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  
府于時為樞密檢討為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  
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  
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斬固奄有劫為已物則宜  
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  
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免賜尤可以破其黠壑無厭  
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  
殿正室武帝為寶衣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  
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  
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  
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  
云武王圖紂象即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  
商宣名一曰缺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儒與之同黃國  
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  
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笑蓉沼  
花飛桃李蹊采桑秦女織錦寶家妻關山別蕩子風  
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  
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  
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伊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  
花時伴猶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閑窺六牀  
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  
玄怪錄黃鸞條三娘子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  
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  
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  
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常較編書才調  
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與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  
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  
與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  
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  
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  
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  
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  
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  
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  
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  
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  
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寸功王元之諫此少誠元和之  
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  
力寡弱桑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為度僅十五人雖杜  
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怒材及勇然重威為主將陽城  
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  
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著為筮故曰假爾  
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  
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  
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  
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  
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樸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  
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



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符籙三命軌析太  
一洞微紫微大素道甲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  
李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違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  
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顛帝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灋皆千有一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  
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  
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據  
公之渝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玃  
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稚孤  
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  
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蒙伐鄭趙鞅卜救之過水道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  
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予也杜氏謂鞅姓盈  
宋姓子蓋言虜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竿齋焉闔門

塞實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及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義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為櫟陽違句為鞏陽太原之慮虎為慮夷上黨之沾為添河內之陰慮為林慮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黃為不郎南

陽之櫟為櫟陽為者陽節為潁沛之潁為潁鄂為步清河之節為榆波南之平與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宛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臯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輿為房豫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丞陽臨淮之取慮為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闡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干梓潼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昧金城之允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撲刺為蒲環張掖之番末為盤和安定之烏火為烏之上郡之龜茲為丘茲西河之鷓澤為桔澤代郡之行氏為權精遼西之

且慮為起廬令支為鈴祗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  
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肄浦  
交趾之羸陟為蓮篋九貢之都龐為都孽日南之西捲  
為西摧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番為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  
韓嬰作韓詩又云中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  
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感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  
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

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  
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  
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  
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  
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  
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  
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  
谷有處子佩瑣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  
抽篋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  
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

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  
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  
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  
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有狂夫守之者矣詩  
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執之以  
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襄絕字

木絕於申故坤字之訓為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汜字

之訓說文以為窮瀆圮字之訓為岸圮及覆火表於戌  
故威為滅金衰於丑故鈕為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  
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  
罌度軍史記作罌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  
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晉  
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滎陽侯樂說史記作  
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滎昌侯趙衍從  
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

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印  
侯黃極忠以群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  
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  
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  
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  
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  
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  
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與韓  
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  
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

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來以為票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  
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  
如孔聚以執者從周竄以長鉦都尉郭象以戶衛宣虎  
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形跡以門尉棘丘侯襄  
以執者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  
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偵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  
益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翼也  
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合止之時主為衛也許憲以  
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

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典大典主爵祿之官也  
史記作太尉斬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  
讀史者云

### 蕭何給韓信

蕭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  
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擊赫使人徵驗淮南布遂反  
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稱陳稀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  
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  
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

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  
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間也

###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狝  
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  
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反逆已  
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為庶人  
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事越獨為寬  
且寬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具  
然則賈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為不知



狀而教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貫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  
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樂布為越  
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  
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為都  
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  
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  
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  
營巢蟻之築埕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章

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  
為甚難至於締而織之轉瞬可就踈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化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閉屋  
坭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李子  
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  
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  
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此  
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  
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  
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  
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口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  
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  
之權為張遼搃襲賀齊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雖欲以  
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  
性疎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  
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  
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政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  
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  
子庶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  
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

秦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九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虜漢曰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以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述古今獨姑蘇曰吳縣吳縣有盤門闔門葑門婁門齊門它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

門閭門皇門郭門基門又有師之梁柏扶之門周曰闔門魯曰雩門雒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子傳有爭門更門宋曰陂門柘門廬門曹門澤門揚門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闔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穀門吳曰芥門宋垣澤之門

###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絮絮江南萬玉妃別來幾處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

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於盧高弱以盧叛齊問立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鄒弱致盧而出奔晉魯滅氏食邑於防滅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滅為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滅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入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父末世遂有帶甲

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載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九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于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

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青雙為孫吳赤壁亂  
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  
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  
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秦刑統戶婚  
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  
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  
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  
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

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  
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  
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  
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  
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  
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舅姑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  
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  
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

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家齋續筆卷第八

元發  
心源  
子監  
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亡穆者魯  
之公族如滅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邠氏  
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  
皆秉國政與魯相為父長若撥之以理則威公祗元壽  
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  
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  
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  
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

魯國世家  
威公孫  
孟孫叔孫  
季孫  
實出於威公



則諸家不逐而獲存于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帝匡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帝匡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帝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擢疑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案劉向傳兗恭石顯白建更生下獄下太傅帝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屬謀

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周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常丞相皆不欲行然則常責之所以進用皆因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擊

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立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赦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箠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

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禽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閼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晁錯傳云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

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  
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  
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  
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  
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  
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  
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卜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  
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  
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告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  
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莫孫武得  
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  
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之後  
也賈彘拜受龜使第為為已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  
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第會竊其寶龜僕句龜所出以

卜為信與僭僭言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它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第而奪兄位亦異矣

###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天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予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古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在予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于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載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  
則不正黜滅廢敬者萬世載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  
守之必及其世王闡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  
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  
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後右端曰敷監不  
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惟敬口曰生敬口生咥口  
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盥之銘曰與其溺於  
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  
之銘曰毋曰胡憂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  
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於乎危於愈憂於乎失道於  
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共  
共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  
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  
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  
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  
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無忘自過予之銘曰造予造  
予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九  
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  
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  
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  
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  
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  
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鬼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堦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  
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  
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且又我使  
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  
塲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貴訃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  
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  
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具寡恩忌  
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下羽羽  
弗用乃忘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  
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  
釋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  
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  
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  
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奸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城  
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  
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為言  
太后后以語文帝逆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  
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  
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  
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詔籙  
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

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憚然爭之  
帝曰比



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  
為民害向經曹佾能蔽忠於  
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  
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  
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  
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  
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庸之然  
哉以此盖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邾馬正侯犯  
殺邾宰公若藐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  
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固而授之末則可  
殺也使知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  
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  
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登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  
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  
而但以使知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趙世家載  
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是少翁等水

發振樂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相公玉帶越人勇之  
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末蓬萊與靈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闕慕小方泰帝神鼎  
雲陽美光蘇氏城遷入跡太室呼萬歲老父虛狗白雲  
廷封中德星出曰祠難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  
城十二樓九數十事三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  
則武帝所興為者皆墮天閭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  
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襄陽太姓李氏者其子

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  
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  
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  
禮部詩賦為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  
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  
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  
者務以言語聲偶摛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  
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

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於缺墜亡字，夫多獨於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未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紹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揚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  
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  
之以和臨之以敬准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  
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尊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費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討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大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會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

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 漢官名

漢官名既占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齟齬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即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專責誠重大將軍有指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大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者艾二

以老病歸號為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

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穎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富擊死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寶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丞相尤錄錄不足數

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  
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  
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  
贄杜黃裳裴均李絳李藩裴度崔群韋處厚李德裕鄭  
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人若  
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在助  
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  
土出為郡吏間者闕焉又不聞問吾立壽王為東郡都  
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吮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上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  
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  
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  
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觀臨其  
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  
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 苦薺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苟家有

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苜為侍芝即平為平慮即苜銀印青絞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子葉蕒菜即苦蕒今俗乎為苦苜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爭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楊雄甘泉賦并問注如淳曰并問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

見爾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員而毛如耳瑤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青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六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案簡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東帛一籠酒一壺簡一案為束脩之禮大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